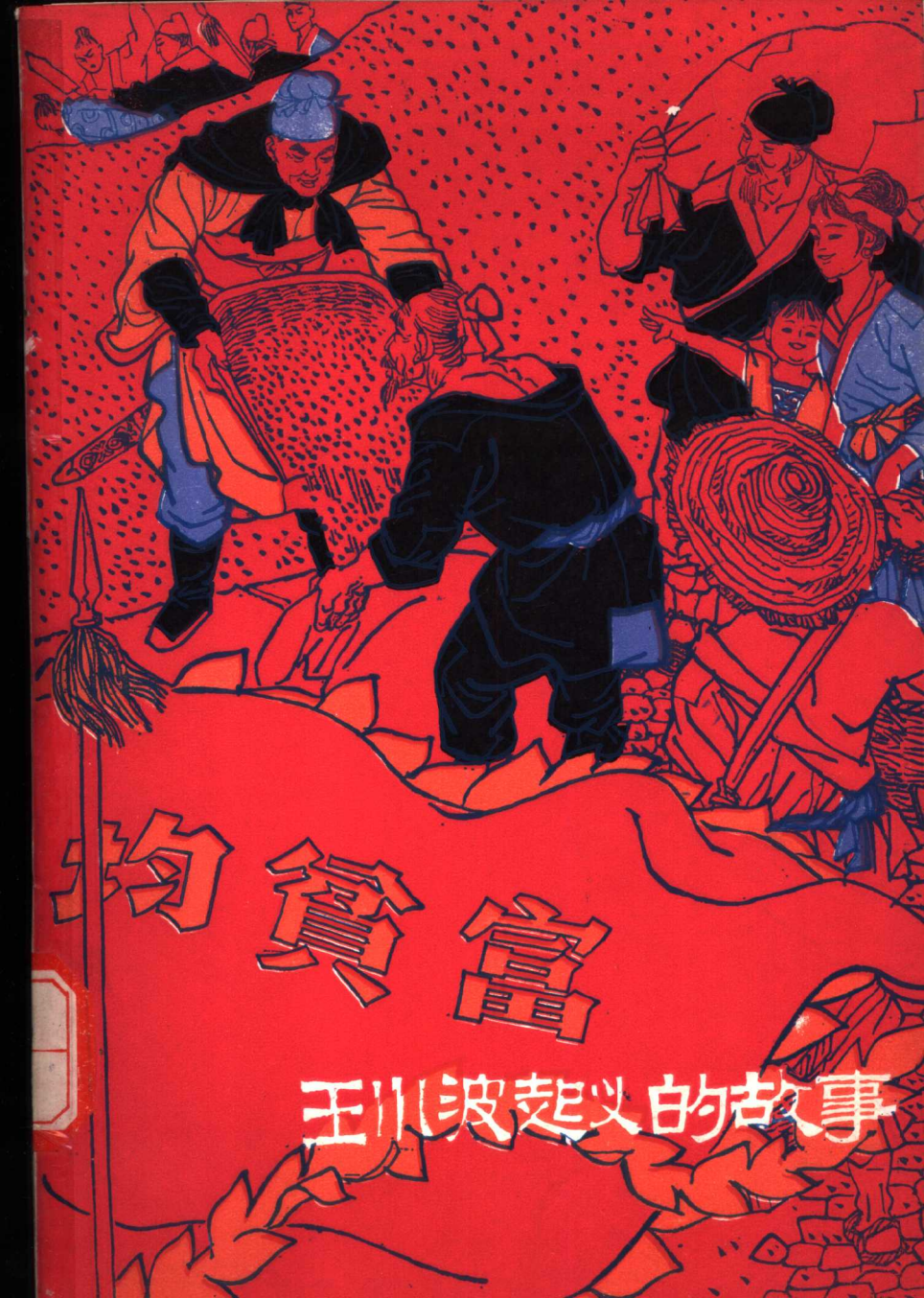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均貧富

王川波起义的故事

王小波起义的故事

上海第六电表厂工人理论组编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王小波起义的故事

上海第六电表厂工人理论组编

颜梅华 颜志强插图

胡永凯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125 字数 78,000

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1024·1 定价: 0.92元

毛主席语录

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,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,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。……在中国封建社会里,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、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,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。

前 言

北宋王朝建立以后，农民起义的浪潮此伏彼起，绵延不绝，不断地削弱地主阶级的统治力量。号称“关右震动”的王小波起义，就是其中规模较大和影响较深的一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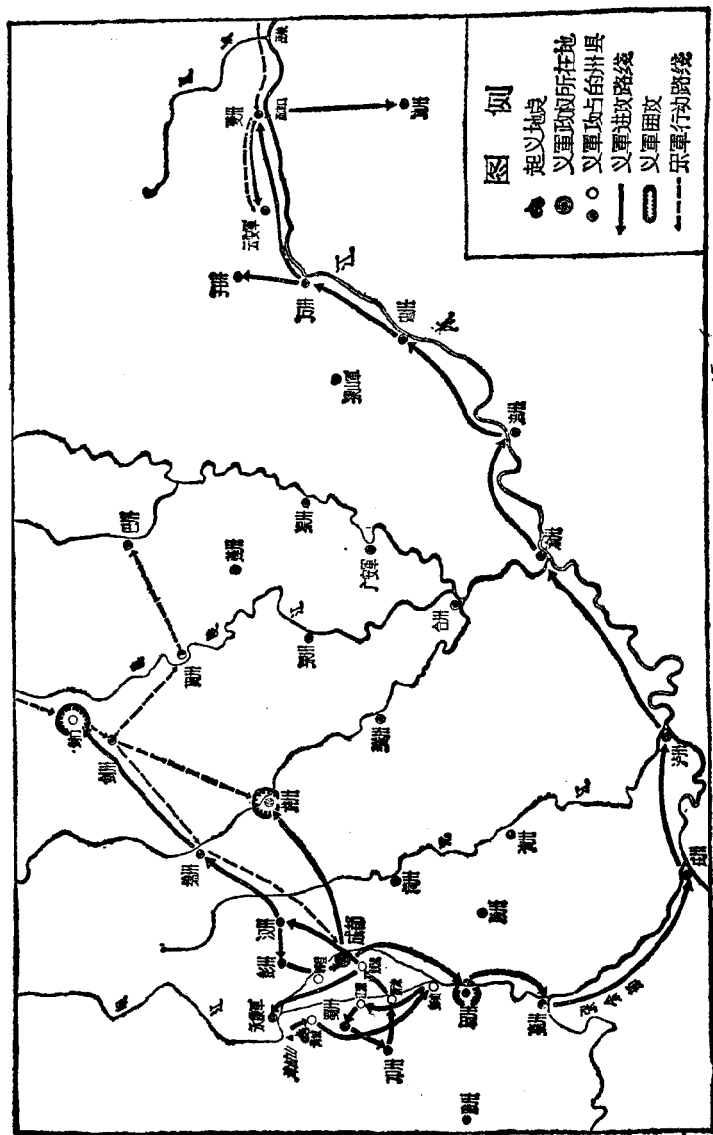
王小波起义爆发在北宋初期的蜀川地区，并不是偶然的。那时候，宋王朝的统治集团为了加强首都中央政权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力量，大量聚敛财富，鼓励土地的兼并和集中，从而使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，农民生活极其痛苦。被称为“天府之国”的蜀川地区，由于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的因素，更成了当时重重矛盾的焦点。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，公元九九三年二月，王小波在蜀川青城县揭竿而起，竖起了造反起义的大旗。起义初期，义军势力一度迅速发展，曾达到数十万人，控制了以两川重镇成都为中心的凡十个州县，建立了年号“应运”的“大蜀”政权。这次起义连同余波在内，共持续了四、五年之久，给了赵宋统治集团以巨大的震撼和有力的打击。

宋初的王小波起义，在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，占有着重要和光辉的地位。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“均贫富”这一反映千百万农民意愿的战斗口号，以此作为起义的旗帜和纲领，给了以后的历次农民起义重要的影响。这次起义，在政治和经济上，由于“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，没有新的阶级力量，没有先进的政党”；在军事上，由于起义军犯了一些战略上的错误，没有坚决、及时地攻克剑门天险，而对战略意义不大的梓州，却集中重兵，并久攻不克等等；因而最终还是失败了。但是，这次起义中以王小波、李顺、张余为代表的农民英雄们，他们敢于革命、敢于斗争、前赴后继、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和气节，是值得我们敬仰的。

本书以故事的形式，叙述和描写了这次起义，供少年儿童阅读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又是初次编写这一类的历史故事读物，因而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，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少年读者给予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七年五月

王小波、李顺农民起义军进军路线示意图



目 录

前言

一 贩茶路上·····	1
二 青城起义·····	17
三 严惩齐元振·····	35
四 血战江原·····	51
五 智取成都·····	66
六 不平静的春天·····	80
七 梓州战役的失败·····	96
八 成都保卫战·····	109
九 向川东进军·····	125
十 嘉州战役和起义余波·····	139

一 贩茶路上

公元九九二年，也就是北宋淳化三年（淳化，宋太宗年号）初冬的一个早晨，寒风呼啸，刺人筋骨。四川青城县（今四川灌县附近）外，那座险峻起伏的青山，还在酣睡之中。山脚下，味江那凝结着苦涩和寒峭的江水，冲击着岸边的砂石，蜿蜒地奔流。

一个五十多岁的精壮老汉，在盘旋的山道上匆匆赶路。他翻上一座山梁，就听见山坡下绿树掩映处那个依山傍水的小村里，隐隐传来一阵喝采声。老汉抽出掖在腰里的手巾，擦了擦汗，弯腰紧了紧被晨露湿透了的布麻鞋，大步下了山梁，向小村走去。

这个小村，叫土锅村，是附近茶农、茶贩们去青城茶场的必经之地。穷哥儿们都习惯在这里歇歇脚，聚聚会，爱耍枪弄棒的还在这里一起练练武。老汉进了村，见村南场地上早围了四、五十人。人群中央，两个壮汉在比武。一个身材短小结实，约四十七、八岁，四方脸，气宇轩昂，目光刚毅，手持一口朴刀。另一个身材中等，满面胡须，约四十岁出头，长方脸，浓眉下目光

逼人，手中使着两把腰刀。两人舞动兵器，风声飒飒，似雪球滚动，不时博得人群的齐声喝采。

老汉往人群中挤。一个正看得津津有味的青年农民被挤着了，回头一看，就招呼道：“是杨广大叔哪。这么早来，有急事啊？”

“哎，哎。找小波、李顺两位兄弟有点事儿。”

“小波叔、李顺叔正在比试武艺哪。嘿，真是一身好功夫！”青年农民露出羡慕和钦佩的神色，“哎，我说杨广大叔，小波叔、李顺叔的武艺，比起你来咋样？”

“嗨！你这小子倒会挑逗人，”杨广笑着说，“老叔不是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——想当年跟着全师雄起兵那阵子，可也算是条汉子哪。”那还是在公元九六五年，宋太祖派军队平定了后蜀（唐王朝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，后蜀即十国之一，后陆续被宋太祖和宋太宗平定）孟昶（音广 chǎng）王割据政权后，由于宋军的残酷屠杀，激起了后蜀投降士卒的暴动，人数迅速达到十几万人，并拥立前孟蜀政权的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，号称“兴国军”。在宋军的镇压下，这次暴动至第二年溃败。杨广曾是“兴国军”中的一个小校。每当提起这段经历，他总是既自夸为“见多识广”，又十分感慨。“真是光阴似箭哪，一晃眼，快三十年啦，老叔老啰。那会儿，小子你在哪儿呀？”

“大叔，你别转题儿。”那个青年农民涨红了脸，“我是问你的武艺比起小波叔、李顺叔来咋样？”

“噢噢，”杨广笑笑说，“老叔老糊涂了，比错了人儿。要论起小波、李顺兄弟来，打从两年前大闹山神庙那时起，老叔就打心眼里服啦。喔，对了，你是去年才搬来这儿的，不知道这事儿。好，老叔给你摆摆。”杨广见好几个围观比武的人都回转身来，成了他的“听众”，十分得意，早把要办的急事给忘了。

“那时我头一回同小波弟合伙贩茶。一天傍晚，咱十几个人在一座山神庙歇脚。一个大财主带着一帮子乡丁路过，见了我们就破口大骂，说我们‘踏坏了山神庙，冲撞了山神爷，弄得这一带风不调雨不顺，连年灾荒’，气势汹汹地要我们‘滚’。小波弟大声喝道：‘什么山神水仙的，别跟咱来这一套！’那个财主一听气坏了，喝令乡丁把我们给抓起来。你们猜，小波弟怎么办？”杨广说到这里，故意捋捋胡子，停下了。

“别卖关子，往下说呀！”那个青年农民急了。

“小波兄弟跳上神案……”一个大概“知情”的人插了一句。

“对对，”杨广怕那人夺了他的“话头”，连忙接下去说：“小波兄弟‘唰’一声，纵身跳上了神案，两手猛地把那个足足有三百来斤的大香炉举了起来，吼道：‘不要

命的，尽管上前来！’李顺弟也把神案两侧那两只百十来斤重的蜡烛座子握在手中，我们众弟兄都一个个掣出了刀棒。那个大财主和手下的众乡丁一看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连忙一窝蜂地逃跑了。哈哈，全是些孬种！”

杨广正说得兴高采烈，忽然他背后来了个身穿麻布宽衫、眉清目秀、约三十五、六年纪的人，笑吟吟地拍了拍杨广的肩膀。杨广回头一看，顿时舌头打起了结，面露窘态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啊啊，吴、吴先生，你、你也来了？”

“闲得没事干，来听你说评话呀！”

“吴、吴蕴弟，我可没忘了大事。我这就找小波弟，这就找，误不了事哪。”杨广尴尬地为自己辩解道。

吴蕴没功夫再和杨广说，挤进人群里，跨前一步喊道：“两位大哥请住手，小弟有急事相告。”

王小波和李顺各自收了个势，放下了兵器。杨广赶紧说：“小波弟、李顺弟，咱们屋里去说吧。”

进了屋子，吴蕴就说：“昨天我进县城，听说茶叶不久也要官买了！”杨广紧接着说：“吴先生要我一早就来告诉你们。”

王小波剑眉凝聚：“真的？”吴蕴点点头。小波骂道：“龟孙子们，真要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哪！”

李顺痛苦地捏紧了拳头，十五年前逃荒的景象，仿

佛又在眼前。他家原先是织蜀锦的，母亲和姐姐都织得一手好锦，父亲和他兼种几亩薄地作补，一家四口总算勉强糊口度日。记得李顺二十六岁那一年，朝廷继粮食之后，又颁布了布帛官买的法令，并在各地设立“博买务”的机构来管理。这样做，表面上看来由于粮食、布帛的买卖列入了朝廷控制和垄断的范围，可以使大地主、大商人难以居中盘剥，牟取暴利；实际上，却更加深了广大农民和小商贩的痛苦。一些官吏和大富商又乘机勾结，他们拼命压低布帛蜀锦官买的价格，恣意抬高米价，营私舞弊，巧取豪夺。那一年，有多少织锦的人家弄得家破人亡啊！李顺一家也逃了荒，由于贫病饥寒的煎熬，途中双亲相继亡故，遗下李顺姐弟俩流落异乡。后来，遇到同乡贩茶的王小波，小波拿出贩茶所得的银钱分一半给李顺，叫他也贩茶为生。不久，王小波和李顺的姐姐结了婚，小波和李顺就以兄弟相称，合伙贩茶。为了对付官府和富豪的凌辱，兄弟俩练了一身武艺。他们俩敢抗强暴，肯扶贫弱，逐渐成了青城一带茶农、茶贩们的“头儿”。常年同他们结伙贩茶的，就有一、二十人。穷秀才吴蕴，就是他们之中管账的。由于吴蕴教过几年学馆，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吴先生。这几年来，小波、李顺、吴蕴等人团结了一批小茶贩，同青城不少茶农也经常来往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总算度过了

不少艰难的时日。可是，这一下如果连茶叶也划入了“官买”范围，那可就……

李顺吁了一口闷气说：“小波哥，得找条活路呀！”

王小波冷静地思索了一会说：“活路怎么找，以后再说。眼下茶叶‘官买’的法令还没公布，咱们赶快再跑上它几趟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”吴蕴说：“昨天我连夜又找了张余弟，余弟打算今天就找各位茶农兄弟们，集拢一部分茶叶，送到味江茶场，等你们去运走。所以，我一早也赶来了。”

“小波哥，我看这样行。”李顺高兴地说。

王小波点点头：“马上告诉伙计们，把各自家中安顿一下，带上扁担家伙，上午赶到茶场，茶叶到手就上路。”

中午刚过，天空就露出一副阴沉相，寒气逼人。但对于挑着沉重的茶叶担、翻山越岭匆匆赶路的一行茶贩子来说，却并不感到冷，倒是汗水湿透了他们的内衣。王小波走在头里，后面是李顺、吴蕴、杨广……。他们踏着山路不停地走着、走着。要知道，每家每户的妻小老人，都在等着他们贩茶回来买米买柴度饥寒啊，他们怎么能够多歇息呢！

第二天的午后，一行人来到了一个山谷中。王小

波叫大家坐在乱石堆上歇一会，边吃点干粮。他自己登上了一个高坡，放眼四望。这一带，属于彭山县（今四川彭山）境，原先都是富庶之地，如今却是满目荒凉。那一片片茶园里，茶树干枯，野草丛生。光秃秃的山坡上，几株枯树把它那孤零零的枝桠伸向天空。山下小村里，看不到一缕炊烟。几间破烂的草房，泥墙都已经倒塌了。远处山坡上，一群逃荒的饥民渐渐走来，其中有拄着木棍的白发老翁和老妇，也有脸色蜡黄、号哭着的孩子，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。

李顺也登上了高坡，来到了王小波身旁。他目睹此情此景，回想起自己昔日的遭遇，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生，忍不住地说：“小波哥，我们穷苦人难道就得穷苦一辈子吗？这是哪个‘天理’呀？！”

王小波默默地思索着，没有回答。他从眼前这群逃荒的人们，联想到了自己这伙茶贩子。是啊，今天我们毕竟还算是跑买卖；可是明天，如果茶叶“官买”的法令一公布，我们的“活路”又在哪里呢？也象眼前的饥民们一样去逃荒吗？如果不，那又怎么办、怎么办呢？

饥民的人群走近了。王小波拉了拉李顺，大步迈下山坡，走到那个白发老翁面前，问道：“老伯，你那么年纪，逃荒怎么走得动呢？”



老翁干瘪的嘴唇蠕动了一下，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天灾之年，不逃荒更没法活呀！”

李顾问：“老伯，你有儿女吗？”

一提起儿女，老翁两串老泪沿着灰黑瘦削的脸直淌到了嘴边，哽咽着说：“独生儿子被关进了彭山大牢啦……”

正在歇息的茶贩们也都围了上来。王小波又问：“为什么抓你的儿子？”

老翁又叹了口气，痛苦地说：“唉，那是两年以前的事啦。那一年，彭山一带闹旱灾，真正是百日无雨，庄稼颗粒无收。朝廷不许百姓逃荒，又公布了个什么‘连保法’，规定十家连保，如果有一家逃亡，其余九家就要加重捐税。我老汉一家正在无路可走之时，忽然听得说彭山县令齐元振要派人下乡放粮，救济穷苦百姓。后来，人来了，我们那些穷户们还在什么‘花名册’上画了圆圈哩。哪里料到吃糠咽草一个多月，也没看见有半颗粮食下来。百姓们去县里，县里推说救济的粮食已经发到了乡里；问乡里，各乡里的里正（乡的负责人，类似于乡长）说并没有此事。推来捱去，一拖又是两个多月。唉，惨哪……那年月哪一户穷人家没饿死过人哪！……”老翁颤声说着，不住地用破碎的衣袖擦着眼泪。

王小波眼中闪耀着怒火，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